

六〇年代台灣現代主義 小說的現代性

朱芳玲 著

國立編譯館◎主編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二〇一〇年四月出版

文學史的重訪與重塑

——序朱芳玲《六〇年代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的現代性》

戰後文學思潮中，當以現代主義運動對台灣作家造成最大衝擊；流域之廣，時間之長，幾無出其右者。發軔於五〇年代，茁壯於六〇年代，盛放於七〇年代，散葉於八〇年代，嫁接於九〇年代；現代主義之持續發展，即使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欲熄未熄，餘燼猶存。從作家參與來看，那是最整齊的陣容，不分族群，不分性別，不分世代，都加入這場壯觀的演出行列。從作品技藝來看，無論是語言、象徵、感覺、想像都開啟前所未有的格局，同時也為晚出世代的創作攜來無盡的泉源。

現代主義在文學史上的評價，並不因此而獲得確切肯定。恰恰相反，在不同歷史階段總是遭到各種意識形態的圍剿，也受到各種民族主義的貶抑。在出發之初，現代主義者就受到黨國保守主義者的指控，被冠以共產黨的帽子。在一九七〇年代，左派中華民族情緒高漲之際，現代主義者又被污蔑成帝國主義的買辦。一九八〇年代台灣民族主義隨著本土政黨的崛起而上升，也把現代主義定位為

「與台灣現實脫節」的流派。現代主義運動所揹負的罪名，幾乎已到惡無可赦的地步。尤其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竟然被判定為兩種無法對話的審美。

現代主義的藝術精神與作品內容，並非只表現在現代小說與現代詩之中。這場規模龐大的運動，橫跨了現代畫、現代舞、現代劇場、現代攝影、現代音樂……的不同領域之間。參與此一連綿不絕的藝術運動中之介入者，到今天有不少的作品已經成為公認的經典。當意識形態退場，民族情緒退潮，權力干涉退縮，現代主義的藝術價值就不再受到遮蔽，持續散發其自有的內在輝光。

面對複雜而洶湧的歷史激流，有太多後來的研究者懼於涉入。因為現代主義的議題牽涉過多的政治與宗派，猶如一團迷霧，難以窺見真相。我的學生朱芳玲最初決心探訪現代主義運動的歷史現場時，曾經也有過徬徨、躊躇、畏怯。當她把所有的史料文本全部走過一次之後，決定以「被壓抑的台灣現代性」為題，開始展開一次頗具挑戰的精神之旅。「被壓抑」一詞，當然有其歧異性，既喻受到蒙蔽，亦喻受到曲解，相當符合現代主義在台灣戰後史上的命運。以雄辯的筆尖，自信的語言，她重新探討許多前人未曾觸及的議題。幾乎每一章都有生動的發現，文學史上未曾解決的疑惑，在她的研究中都得到恰當的答案。

現代主義在台灣の開枝散葉，與一九五〇年代美援文化的登場確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由於期間的聯繫過於錯綜複雜，在文學史上往往被史家或論者一筆帶過。論文中對此問題有極為翔實的解釋。尤其集中於《今日世界》的譯介，釐清翻譯的現代性如何啓開台灣作家的想像。正是在此關鍵點上，現代主義者才被冠以「帝國

主義買辦」的污名。受到外來文化的侵襲或影響，其實無須以原罪視之。殖民地知識分子，在理論與美學方面，往往受到殖民母國的左右。戰前之日本，戰後之美國，確實在文學史上都屬於霸權的位置。台灣作家在此既定的權力結構中，總是必須從學舌與模仿開始。這是宿命，但絕非不能翻轉。

現代主義者的正面意義，便是一方面接受，一方面創造，慢慢改變被支配的命運。左派的民族主義者，往往以馬克思主義立場對現代主義運動擅加嘲弄。然而，非常不幸，馬克思主義從來就不是中國的本土產物。台灣的馬克思主義者英勇進行批判時，常常都停留在學舌、模仿的階段。在藝術創作上，現在主義者的成就遠遠高過馬克思主義者，原因竟在於前者勇於想像，後者則拘泥於教條。同樣的，台灣意識論者視現代主義如寇讎，但是批判到最後往往束手無策。原因無他，台灣意識論者傾向於遵守某種神聖的標準，終於喪失創造性的想像。相形之下，現代主義者反而極其開放，樂於放手一搏。朱芳玲在她的閱讀經驗中，極為熟悉台灣現代作家的文本。她一方面探究現代主義論爭的真相，一方面引述現代主義作家的文學作品為其辯護。凡是在一九六〇年代重要小說作品，她已到了耳熟能詳的程度；信手拈來，足以填補文學史研究者的缺口。最精彩的論證，當推第四章「再見！五四」，反覆討論現代小說家的語言實驗與實踐。夏濟安主張使用客觀、冷靜、理性的語言，余光中提倡具有節奏、音樂性的現代散文，王文興要求緩慢、精省、確切的語言，白先勇尋找真實的聲音，真實的語言。這些語言都通過現代小說的技巧來實踐，從意識流、蒙太奇到多重敘事與戲劇化。這是一次龐大的語言洗禮，也是一次藝術升級的莊嚴儀式。沒有穿

越這樣的洗禮與儀式，台灣現代文學就無法掙脫五四白話文傳說的枷鎖。

朱芳玲是中文系訓練出來的學生，並沒有受過西方文學理論的嚴格訓育。但是，通過台灣現代主義者書寫出來的小說、批評與論述，她已有足夠膽識建構「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研究視野。在「現代主義」之前加上「台灣」的定冠詞，正好可以區隔西方現代主義。不論這樣的現代主義是受到何等的誤讀，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地化性格已經誕生。「在地的台灣現代主義」一詞可以成立時，就不容再輕率以西方現代主義的尺碼來衡量。當被壓抑的不再被壓抑時，文化的新面目與真面目便從此獲得確立。

現代主義的討論與研究，將因這本書的出版也開啟更多的議題。一九六〇年代的現代主義運動，絕不只限於台灣。同時期的香港作家、馬華作家也參與了這場浩浩蕩蕩的文化工程。現代主義運動在冷戰時期的台灣播種萌芽之際，遠在韓國的作家也正在釀造同樣性質文化風暴。戰後挫敗的日本文學，在美軍佔領下也正重新整頓出發，整個東亞國家都匯入戰後心靈的再造之中。現代主義的亞細亞的傳播、濡化、再生，已經不是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可以想像，而且也與英美現代主義的原初面貌有了截然不同的變異。

後殖民理論從來不會只是停留在抵抗與批判的層面，真正後殖民論者必須走出歷史傷痛，開始向不同的國家開放對話。更重要的，後殖民論者特別重視自身的創造能力。所謂文化主體建構，固然可以從抵抗經驗中誕生，但是，抵抗之後還必須繼之以創造。台灣的現代主義運動，在創造的意義上，誠然已建立一個不容輕侮的主體。從這個觀點來看，朱芳玲的這本書其實已為眾說紛紜的歷史

· 文學史的重訪與重塑——序朱芳玲《六〇年代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的現代性》 ·

解釋帶來一個清晰的答案。許多新的議題、新的思維，都將在這本書出版之後接踵而來。

陳芳明 二〇一〇年三月九日政大台文所

· 六〇年代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的現代性 ·

美好時光的交會

初識芳玲同學，是在研究所「中國文學理論研討」的課堂上。這門課我採取先分立專題，再由師生共同參與討論的上課方式，以收教學相長之效。上完一年課程，我注意到芳玲屬於「好學深思」的那一型，每有疑惑，總能提出自己的思索，設想問題解答的可能性；在反復思索的過程中，聰慧靈動而又謙虛向學的神情，始終令人難忘。後來才知道，她的碩士論文由謝大寧先生指導，題目是《論六、七〇年代台灣留學生文學的原型》；從大寧兄那兒她早已學會思辨問題的能力。難得的是，她自覺過去用力於現代文學，對於古典文學或許有些生疏，因此轉而修習我這門課。這種不畏難的認真求學態度，更讓我心儀。她實在是一位聰慧而用功的好學生。原本這門課並不是我的專業，只因「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不得已而權充濫竽了一年，沒想到卻教到了如此優秀而用功的好學生。

有一回芳玲問起：「從事現代文學研究之後，如果想要再重回古典文學研究，是不是很難？」我猜想她在尋找下一階段的研究進程時，有些掙扎吧。而我的一貫態度是，「不薄今人愛古人」，我反而鼓勵她繼續大步向前，現代文學尚有許多待懇拓的園地值得從事研究，沒有什麼題目或研究領域是可以被輕忽漠視的。當我知悉

她曾經到政治大學選修陳芳明先生的課時，更鼓勵她直接找芳明兄指導。芳明先生的學術成就有目共睹，由他一人擔任論文指導工作足矣，我亟欲促成此事，沒想到後來在芳玲的堅持下，我與素未謀面的芳明先生聯合指導了她的博士論文。

更不巧的是，芳玲撰寫論文期間，我申請赴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Sinological Institute, Leiden University）訪問研究一年。雖然可以用網路通訊看論文，但是從芳玲博士論文大綱的擬定、章節的安排，平日問題的請益，乃至於最後口試委員的選定，我都敦請芳明先生全權處理。芳明先生本來就是這個研究領域數一數二的專家學者，又能費心地與芳玲溝通討論，在論文指導工作上，實際教誨最多，應居首功！若非芳明兄大力支持，這本書恐怕無法順利地如期完成。

這本書以六〇年代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為討論核心，從一開始，史料的整理就是很耗時費力的工作。接下去就會衍生如何剪裁、安頓史料，進而討論之、詮釋之。芳明老師和我都很重視從問題意識出發以進行研究的必要，也鼓勵芳玲善用史料，從整理過的材料中思索現象，提出問題梳理清楚。其實有時和芳玲溝通問題時，我想提示或啟發她的地方，她早已事先想過可能的問題癥結所在，看得出來她真是一位勤敏用心的研究者。還記得我逐字逐句讀過這本論文的初稿，因此回想起青少年時期讀過《今日世界》的經驗，聊到王文興的歐化語法、余光中的散文理論、王禎和的方言觀……，有許多當下談不完的話題，都是她將來可能再繼續深化研究的地方。書中提到的「五四運動」、梁實秋、美援文化，還有現代繪畫、現代樂舞，小說裡的「流亡者」、「父權」和「性」的書寫，也都是我感興趣的論題。因為這本書，我回到中學、大學時期讀過的許多

文本，才發覺那時讀小說只是囫圇吞棗、一知半解而已；原來現代主義小說背後有那麼多的發展因素，以及湧動不已的政治思潮與文化激盪。那一年和芳玲在網路上的筆談，讓我對臺灣現當代小說，有了深刻而長足的認識。謝謝芳玲。成長的人不只是你，也有我。那一年在荷蘭的深夜，有我；在台灣的清晨，有你；曾經一起展讀書稿，討論問題，有過距離遙遠而又溝通無礙的心靈交會！

《六〇年代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的現代性》這本書，是芳玲博士論文修定後的成品，得到多位口試委員和論文審查教授的肯定。能夠和陳芳明先生一起指導芳玲的博士論文，我覺得我是很幸運的人。

王基倫 謹序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二〇一〇年二月九日

· 六〇年代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的現代性 ·

· X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六〇年代台灣現代主義 小說的現代性

目 次

文學史的重訪與重塑——序朱芳玲《六〇年代 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的現代性》……………	陳芳明	I
美好時光的交會……………	王基倫	VII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台灣文學／藝術現代性論述的反思……………		1
第二節 文藝的「現代化」歷程： 從「現代」到「現代主義」……………		27
第三節 尋找一個新的解釋架構：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		38

第二章 現代主義到台灣	51
第一節 雙重文化的斷裂？	51
第二節 現代主義與自由主義傳統	74
第三節 現代主義與美援文化	100
第四節 文學與政治：心理「寫實」與社會「現實」	132
第三章 西潮拍岸下的台灣文學／藝術現代性	155
第一節 求新求變的台灣現代性	156
第二節 本土／誤讀的台灣現代性	200
第三節 未完成的台灣現代性	241
第四章 再見！五四：現代主義小說形式的現代性	281
第一節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283
第二節 台灣「現代」小說對現代性的建構	295
第五章 現代主義小說的內涵與風格	393
第一節 鄉關何處——永不停留的流亡者	397
第二節 挑戰父權的道德標準	501
第三節 「性」的書寫及其不滿	523
第六章 結 論	547
第一節 在地／本土的台灣現代主義文學	547
第二節 現代／批判的台灣現代主義文學	551

附 錄	557
附錄一：《文學雜誌》譯介之西方文學創作與評論 （1956.9—1960.2）	557
附錄二：《今日世界》譯介之美國文學 （1953.3—1959.12）	560
附錄三：《今日世界》譯介之現代藝術 （1952.3—1959.12）	561
附錄四：《文星》引介之現代藝術 （1957.11—1965.12）	564
附錄五：《筆匯》譯介之文學、藝術與評論 （1959.5—1961.11）	574
附錄六：《現代文學》譯介之西方文學創作與評論 （1960.3—1969.12）	580
附錄七：《文學季刊》譯介之現代文學、藝術與評論 （1966.10—1970.2）	587
參考書目	591

· 六〇年代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的現代性 ·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台灣文學／藝術現代性論述的反思

一、被壓抑的台灣現代性

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中認為視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起於五四時期西潮的衝擊，而把五四當作中國文學「現代性」起點的現代觀，必須重新加以審視。因為文學的「現代性」有可能因應政治、技術的「現代化」而起，卻無前因後果的必然性。如果把「現代」定義為「自覺的求新求變意識」與「打破傳承」，那麼晚清小說對藝術求「新」、求「變」的種種試驗與努力，早已開啟了中國文學的「現代」視野，作家對文學現代化的努力，實未較西方為遲，西潮的衝擊，只是使其間轉折更為複雜，並由此展開跨文化、跨語系的對話過程。準此，王德威挖掘了晚清小說的四種文類——狎邪小說、譴責小說、公案俠義小說、科幻奇譚中「被壓抑的現代性」線索，從而斷定其中所展現的豐沛創作力，早已譜出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各種可能，預告了「正宗」現代文學的四個方向：對欲望、正義、價值、知識範疇的批判性思考，以及

對如何敘述欲望、正義、價值、知識的形式性琢磨。綜言之，五四只是中國現代性追求極倉卒而窄化的收煞，而非開端，晚清作家在西方文化傳入中國時，已開始對中國傳統從事「多重」傳統的重塑，但這「多重的現代性」卻在五四期間被壓抑下來，以遵從某種單一的現代性。然而，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重點是：相對於五四傳統所構造的「現代」，為何晚清小說堪稱「現代」？阻止談論晚清時期「被壓抑的現代性」的機制又是什麼？因此，王德威重理世紀初的文學譜系，挖掘晚清那些「被壓抑的多重現代性」線索，重新定位晚清文化、解釋新文學「起源」的範式，為中國文學發現另一種現代性，建構新的中國文學現代性論述^①。

王德威論中國現代文學「被壓抑的現代性」問題，開啟了本書對台灣文學／藝術「被壓抑的現代性」問題的思考，也提供了問題意識的生發和方法論進路。王德威所謂「被壓抑的現代性」指陳三個方向：一，一個文學傳統內生生不息的創造力，卻在五四後被歸納進腐朽不足觀的傳統之內；二，五四以來的文學及文學史寫作的自我檢查及壓抑現象；三，晚清、五四及三〇年代以來，種種不入主流的文藝實驗^②。以王德威重審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企圖，而對晚清文學「被壓抑的現代性」的挖掘與建構的思考，我們可以對台灣文學／藝術的現代性提出同樣的問題：為何六〇年代的台灣文學／藝術稱為「現代」文學／藝術？如果六〇年代的現代主義是台灣作

①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15-73。王德威所謂的「晚清文學」指的是太平天國前後，以至宣統遜位的六十年；而其流風遺緒，時至五四，仍體現不已。

② 同前註，頁25-26。